

上海人在焖饭时对锅底一层成片状的饭皮,大多叫“饭焦”“饭糍”或“饭盖”,我姆妈称之为“镬焦”。此“镬”宁波话读音,与上海话的“学”同音,与“锅”同义。如今老上海人,或新上海人,把这层饭皮叫“锅巴”。

锅巴的学名肯定非始吴语,但上海人乃至长三角老百姓都广为接受,可见中华美食在学名上的包容性与共享性。

锅巴好吃,缘于平凡中的独特。主食米饭者,往往忽略对其口感的过多思索,比如米粒与牙齿咀嚼感受、米粒与唾液搅拌感应、饭浆混合咽进喉咙的感觉,完全让渡于菜肴与汤汁的色、香、味,但是吃到同一食材的镬焦时,情形就不同了。只是电饭煲的普及,镬焦已难觅踪影。

小辰光,姆妈时常用柴爿蜂炉烧菜饭,让我们换口味。尽管木柴有烟气,好在弄堂的间距较宽,烟雾散得快,邻居也不见怪,在品尝一小碗菜饭时,还赞不绝口。其实烧柴爿也有诀窍,柴干烟气就少,一次不能放入太多或太少,同样柴爿添加也有讲究,火不旺饭隔生,火太旺饭会焦,所以这一技术活姆妈会亲自操控。

每次吃饭总会多添半小碗,当然不管是豆瓣菜饭,还是咸肉菜饭,最欢喜的还是那层镬焦。记得



牛娃闹春

(剪纸)

孙平

冷,成了前些日子最热门的字眼。

南方湿冷,零摄氏度,再来点风,皮肤如抽。零下七八摄氏度,那就是不得了的冷,冻感于是频发,努力堆砌冻词,描写冻样。

北方人觉得好笑,个位负数也好意思喊冷?这几个东北汉子和娘们南下试冬,却呈直呼冷的怪样。东北的冷大摇大摆,大张旗鼓,外头被寒欺,屋内火烤人。南方的冷怪不得叫“冷阴冻”,阴冷,湿冷,整天骨冻人缩。他们说,没火炕怎么过冬?

猴子毕竟不如人,不知道弄个炕。但北海道的猴子会泡温泉,冬日两重天,羡慕死人。

打铁淬火,热至零界速冷,大幅提高金属的强度和韧性。2020年夏季大热,老人即说“大热必大冷”。果然冷得没治。

是不是人的肌体经这一热一冷也能变强?

有好几个同学在三亚和北海买了房,从此,她们年年无冬。她们不想“淬”这个“火”。

有位朋友试了下芬兰浴,本应热水池、冷水池反复入,说能逼走体内寒气;但他浸了冷水,惊得立马收场,把更多的寒气锁在了体内,结果靠高烧才祛退了寒魔。

东北御寒的神器是火炕,所有的民宿外墙上都用大字写着:内有火炕。为什么的空调只是单冷,为什么?上海人这些天都在嘀咕:(空调)怎么打不暖?这回明白了——空调只能对付弱冷空气,真正寒潮来临,火炕才是它大爷。

夏盼凉风冬思暖。几乎没有一个朋友不喊冷,写点小文章的几乎没有一个不为暖矫情。

今日无风,日头正晒,浦东式的“俘日旺”(靠墙,笼袖,眯眼,放空),这时候巴不得揽下所有阳光,摄入骨头。



锅上端的饭皮最好吃,薄中显软,软中见脆,脆中生味,味中留香。这饭皮一入嘴总会反复咀嚼,不愿一口吞下。如果说,添半碗饭只是饱腹的话,那么多嚼几片饭皮就是口福了。当我们盯着锅底镬焦时,姆妈手一挡,阻断了我们的欲望。此时

闲话锅巴

陈甬沪

她铲着饭皮说,镬焦一冷会发脆变碎,用温水一浇,蜂炉内火要拨弄一下,就能成块铲下。于是大块铲下的镬焦,晚上当小菜吃。那时市场上还没沙司之类调味品,姆妈把番茄炒成浆汁,配上虾皮等,做成一碗镬焦菜。当年这菜“交关”新潮。

锅巴好做,缘于平凡中的便捷。如今镬焦菜已普及,甚至当起招牌菜。大厨丁师傅说,他的“茄汁锅巴虾仁”“锅巴肉片菜梗”“锅巴香菇豆瓣”回头客很多。“茄汁锅巴虾仁”,茄汁浇在松脆的锅巴和鲜香的虾仁上,是众人必点的开胃菜;“锅巴肉片菜梗”,讲究硬、嫩、脆的结合,适合肉客者;“锅巴香菇豆瓣”,更是一种响脆、柔韧、酥软的绝配,也适合中老年的牙口。锅巴菜

做起来方便,配菜先料理,出菜速度快,锅巴不散片,汤汁吊味道,一市卖出二三十碗是常有的事。有位常客就是一小瓶二锅头,一盘锅巴肉片菜梗,既作下酒菜,又当填饥饭,笃悠悠而乐哈哈。

锅巴好吃,缘于平凡中的多样。锅巴工业化后工艺更简单,也无多大技术含量,演绎成休闲小食也顺理成章。有经营者称,他店里锅巴销量是休闲小食中的老大;也有吃货介绍,锅巴的品种多口味丰富,什么本味、乡味、五香、椒盐、蒜香、蟹粉、薄荷;甜的、辣的、麻的、巧克力的;硬脆、软绵、酥润,差不多应有尽有。薄薄锅巴、小小食物、大大市场,吃货实在有福。

锅巴好事,缘于平凡中的往事。不起眼又走眼的锅巴有不少故事,比如,刘备三顾茅庐,亮妻没有鱼肉招待,将锅巴油炸后顿时香气四溢,刘备赞曰:何物?亮曰:卧龙锅巴。又比如,晋朝军官陈遗孝顺母亲而攒下锅巴,战事兵败后断了补给,积攒的锅巴让孝子始得福报。再比如,老百姓把锅巴当斗篷,力助岳飞粉碎并击溃金兵之围……

锅巴的平民性、创意性、普适性、智慧性,正是中华小食文化绵绵流长、源源不断的动因啊!



边看边聊

鼠岁牛来迎新岁,莺歌燕舞遍地开。“燕”字出现的频率极高。

阖家团圆宴宾朋,欢欣鼓舞贺新春。“宴”字颇受欢迎。

鼠年岁末,上海市静安区书协同仁举行十人笔墨雅集,大家围桌品茗时,上海华山美校孙燕平老师问笔者,古代碑帖中

在甲骨文中,汉字大多为象形字,而动物的字形书写大多又具有绘画性。燕子是一种动物,其甲骨文字如同动物形象的描绘。甲骨文合集 5281 宾组“燕”(图 1),像一只展翅翱翔的燕子。

汉字繁琐的笔画无不呈现出事物本身的多姿多形,是视觉艺术与审美艺术的高度统一。

迎春话“燕”

顾建明

(鷺)而不是“𪇐”(燕)。一时,众说纷纭,莫衷一是。

汉字发轫于绘画,愈古愈象形,既复杂又简单,既形象又抽象,堪称“书画同源”。古代书家借助象形文字来展示汉字构型的想象空间,既突出文字的某种特征,又突显文字的视觉效果。这是书法形成成果的艺术本质,也是文人雅士在汉文化土壤中的笔墨发挥。

“燕”下面之所以可以写“鳥”,《玉篇》有曰,“燕,俗作鷺”。书家在“燕”字下面带有一个“鳥”,是那个时代的一种表意文字,也可以说是文人书法表现的一种墨书。



汉字在描摹物象时的绘画构造,给阅读者带来视觉的记忆烙印,而书家在文字记录时增添书写的记忆符号——象形图形,是文人翰墨书法的一种精神禀赋。然而,为何“燕”字下方或右旁可以写上一只“鳥”呢?因为汉字是可以从字音、字义、字形三个方面来解读的结合体,它既

去年岁末最冷的一天,我戴上绒线帽系好围巾,出门了。我是在向寒冷宣战吗?没有!根本没有这个念头。只是,寒潮预报来了,我不在意,走下楼梯未出小区,冷飕飕的寒风吹来,才感觉到,一条薄薄的内裤是抵御不了的。返身回家,找出多少年不穿的厚厚的保暖裤,再出去,感觉好多了。

那是 12 月 30 日,申城降温的第一天。路上行人稀少,车厢里空荡荡的。下午 2 时半,我在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购票,进入,参观。改建后,我也看不出有什么好。以前来过,再以后,我就不能说了。我从小就住在附近,现在征用的一角二楼还有我小时候认识的伙伴。我熟悉的紧贴着纪念馆围墙的蓝村里一排有院落房子也动迁了。

纪念馆焕然一新,声光影俱佳,还多了实物,有还原的家具,至于挂在大厨里的大衣之类,我更多地相信是原件,因为我家就曾有了一件棕色大衣。那是做裁缝的父亲给犹太难民做衣服时,好像是对付不出工资了,拿了一块衣料抵充的。后来,我还披过这件大衣挡风。我的一篇文章说到此事,上海历史博物馆有人找来,希望我捐献出来。当然可以,问题是我回老家去没有找到。很遗憾,不然,这件大衣也许就挂在这里了。

我来纪念馆,还有一次是前几年上海作家协会组织参观活动,当时看了,曾经想过写一点东西。这一次下决心是虹口区有个征文活动年底截止,只有两天了。动笔之前,再次实地勘察,寻找感觉,更在寻找提篮桥原住民的蛛丝马迹。

很遗憾,依旧阙如。下午三时半,离开,转而去鲁迅公园内尹奉吉义士生平陈列室。也许,这一天太冷了,卖门票的人也不见了。我径直进去,一睹这个园中园的架构和风光。平时因为没进来竟然没发现:风景这边独好。一处冠以茶室的枕水建筑,向外一望,便是满湖秀色,十

可以根据字形来表示,也可以根据字义来表示。“燕”本身就是一个合体字,加上一个“鳥”似乎更具想象力。此外,古代书家也有将“鳥”写在“燕”的右旁。如,(东魏)李仲璇《修孔庙碑》“燕”,(唐)褚遂良《淳化阁帖》“燕”,(唐)李邕《李秀碑》“燕”,名家书法,皆有碑帖流传至今。

当“燕”具有饮食的含义,其另一种写法则是在“燕”的左旁加一个“酉”写成“醢”(图 6),以示与“鷺”及其他写法之区别。

古字“醢(燕)”通“宴”,如“醢(燕)尔”通“宴尔”。《广韵》曰,“醢歃,古无酉,今通用”。《定声·乾部》曰,“燕,假借为宴,飧

依然仙乐一般,声韵阵阵。

蝉鸣声声,霍水潺潺,伴随着我们向着寺走去。看见山门外的霍泉水闪着粼粼的波光,最古、规模最大的元代建筑广胜下寺和水神庙(龙王庙)就呈现在眼前了。

水神庙是用来祭祀霍泉神的,这座风俗性祭祀的庙宇,位于下寺西侧,与寺院仅有一墙之隔。

水神庙的明应王殿里,四壁满布着壁画。壁画的内容有别于其他寺庙以佛道为主题,却都在讲市井的故事,还特别的生活化,下棋、打球、卖鱼,寓意“祈求雨”。南面墙壁的东侧,画的是一幅《散乐图》,表现的是一个散乐班正在登台或谢幕的戏剧演出场景。那散乐是元代非常流行的元杂剧,演绎的都是民间流传的“街市小令”或“村坊小调”,却在彼时已登上了古平阳的大雅之堂。生、

分幽雅。无数次从对岸看过来,中间有一座湖心岛,所以远观不能一览无余,仅有不起眼的角度,还似乎是陈旧了一些。这就叫做藏拙了。岂不闻“木秀于林,风必摧之,堆出于岸,流必湍之”?

园中园是个三面环水的小岛,曲径通幽,可以饱览岛外无边景色,里面还有一仿“三味书屋”处,尚能沏茶静坐,是可以出诗成文的。

冷吗?当然。在一片水杉树林挺立的临湖木地板平台上,行行复行行,我索性在此打了一套水浪拳。还冷吗?早就不冷了。我记忆中冷得打战是童年和少年,特别是冬天下雨家中伞不够,贴着墙根上学去,破旧的套鞋湿了粘着的袜子,那滋味,才叫一个冷。如今,天气再冷,家里有空调热水器,外出穿戴暖和保驾护航,哪里还有什么冷得过不去的日子?!

我心里有个想法,那就是提篮桥和虹口区原住民的史也应该有个容身之地,图片和实物,留下一点东西。他们是这一片土地上的主人。

至于寒冷,因为连续暖冬,我们与之睽别久矣,一旦邂逅,千万不要如临大敌。相反,应该一如过去,遇到下雪,几乎人人出去迎迓,堆雪人,打雪仗。寒冷还有一个最好的功效就是杀菌,瑞雪兆丰年,说的是庄稼地里的害虫被严寒冰冻杀死。

新冠肺炎肆虐之初,报上一则消息令人担忧:南极升温至 18.3 摄氏度。此后攀援至 20 摄氏度。

1998 年 10 月底,我第一次进藏采访,时任西藏军区山南军分区司令员金毅明对我说,以前六月里在西藏还要穿棉袄,现在已经不需要了。我和同行前去采访的赵春华兄,在当地公安局局长和援藏干部的陪同下,一起到达了 5200 米的珠穆朗玛峰登山大本营,披着棉军大衣,仰望珠峰,不觉其高,也不觉其冷。

庚子鼠年,几次降温都是第一天最冷,因为有风,没风就是艳阳天。久违了!寒冷,出门,向你致敬。



图 1



图 2



图 3



图 4



图 5



图 6

宴也”。《诗经·鲁颂·閟宫》曰,“鲁侯燕喜,令妻寿母”。《诗·小雅》曰,“悉率左右,以燕天下”。具有良好古文字功底

的书家,在解读出古文字密码信息后,其书写的笔墨也就颇具文人气概,这是书法展现自我人格价值魅力的精神所求。

七夕会

旦、净、末、丑各种角色,化妆、服装、道具、乐器、幕布、布景、舞台等一应俱全,活现活现。

站在壁画前,我感觉画匠们存留在线条上的,是关汉卿、马致远、白朴等元曲大家们的气韵,正穿越时空,回响在红砖绿窗里,余音绕梁不绝。

下寺的山门和大雄宝殿的四面墙上同样都是精美的壁画,但其中最精美的四幅,却在 20 世纪 20 年代被盗贩到了国外,给后世的国人留下了深深的遗憾。事实上,流落海外的这些国之瑰宝又何止是晋南,何止广胜寺的壁画。

曾经看到过林徽因在山西考察古建筑时的相片——她身着旗袍,登在竹梯上,测量着古塔的尺寸;她坐在寺庙的洞里,专心致志地绘图……

她那纤细的身姿,那绝世的侧颜,伴随着她的奇思妙想,附着在她迷恋的灵动的飞檐上,镶嵌在精致的雕刻和镂空的门窗里。

旅游